

# 李白诗“相看两不厌，只有敬亭山” 现地研究

简锦松\*

## 一 前言

李白“众鸟高飞尽，孤云独去闲。相看两不厌，只有敬亭山。”一诗，乃千古名唱，脍炙人口，全诗只有短短二十个字，却在一千二百余年间，从未得到正确的解释，本文将以现地研究方法，还原本诗的真相。

“现地研究法”，是结合传统文献与现代科技的最新式古典文学研究法，已出版的研究范例，请参阅简锦松教授的《杜甫夔州诗现地研究》（1999）、《唐诗现地研究》（2006）、《亲身实见——杜甫诗与现地学》（2018）、《山川为证——东亚古典文学现地研究举隅》（2018）四部书。

这首诗的误解之源，来自题目“独坐敬亭山”，这五字的渊源甚早，传世的第一本李太白诗集<sup>①</sup>，便以此五字为题目。顾名思义，“独坐敬亭山”当然是作者一个人单独坐在敬亭山中。但是，以敬亭山的地理特征，绝无可能坐在敬亭山中还可以看到“众鸟高飞尽，孤云独去闲”的场景，更不可

\* 简锦松，台湾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。

① 见（宋）杨齐贤集注，（元）萧士贊删补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（四部丛刊本）卷23，第26页。本题原有二首，另一首为“合沓牵数峰，奔地镇平楚。中间最高顶，鬢鬟接天语。”首句“合沓”抄袭谢朓之句，三四句太过，李白不是没有看过大山的人，不像会写这种话语，疑为伪作。（清）王琦辑注《李太白文集辑注》卷23，第12b页，在《独坐敬亭山》题下只录本诗一首。

能坐在山中，还与敬亭山相对而视。因此，这个极具权威性的诗题，确定是有问题的。

本文将抛开宋本李太白诗集所加的诗题，直接分析原诗；论文结构则采取倒插法。第一步，先以现地山川为证，指出此诗是李白清晨由水路往敬亭山，在句溪舟中，长时间面对敬亭山而作。由于李白其他诗篇说到过自己是乘舟往游敬亭山。因此，第二步指出谢朓往游敬亭山皆行水路，为李白模拟对象，再以宋人梅尧臣对敬亭山水路的书写，证明本论的正确性。第三步，补叙相看的由来，检讨本诗有没有可能作于城内的谢朓北楼。第四步，利用明人游记和诗篇，确定陆路往敬亭山的话，不能满足本诗所叙述的情境，清除诠释的盲点。

除了李白诗集的古注到今人所著专书外，讨论《独坐敬亭山》的人也非常多，像罗筱玉《说出矣，说不出，析李白独坐敬亭山》<sup>①</sup>之类以优美文字凭空想象其意境的文章，真是不胜枚举。由于本文从研究方法到结论都与古来的说法完全不同，再评论前行研究的得失已无意义，因而从略。读者如想知道前人对此诗的解读与评论，童庆炳《独坐敬亭山义证》<sup>②</sup>一文的第二节曾有论述，敬请参考。

## 二 山川为证，直读原诗

敬亭山，又名昭亭山<sup>③</sup>，在南朝齐谢朓（464—499）作诗以前，只有零星的记载，直到谢朓的名篇《游敬亭山诗》，对敬亭山加以表彰，此诗又被收入《文选》，才奠定了它作为名山的地位。《游敬亭山诗》一开头的六句就说：

兹山亘百里，合沓与云齐。隐沦既已托，灵异居然栖。上千蔽白

① 参见《文史知识》2010年第9期（2010年9月），中华书局主编，第35—38页。

② 参见《河北学刊》第33卷第4期（2013年7月），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，第65—70页。

③ 历代文献中，“敬亭山”与“昭亭山”二名，完全混用，没有分别。

日，下属带回溪……<sup>①</sup>

谢朓当时的职务是宣城太守，因而“兹山亘百里，合沓与云齐”十字，便成为后世记述敬亭山的权威依据。百里，依梁俗尺计算<sup>②</sup>，1 尺为 0.2474 米，1 里 = 6 尺 × 300 步 = 445.32 米<sup>③</sup>，百里 = 445.32 米 × 100 = 44.532 千米。这样的领域大小，与现代认知的敬亭山相差很大，现代敬亭山风景区是以明显可见的敬亭山体为范围，从东北侧山麓连接山脊的棱线到西侧山麓，全长不过六七千米。

因为谢朓这句诗写出了“兹山亘百里”，所以，古代地理志书就把敬亭山以北宣城县内的山，都当作敬亭山的分支。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之“方舆汇编·山川典·敬亭山部汇考·李太白独坐题诗之敬亭山”条，曾加以整理为：

敬亭山在今江南宁国府城北一十里，旧名昭亭，又名查山。其山脉北衍，分为三支，一支为梅子冈、甑山、佛子岭、峡石山；一支为麒麟山、乐义冈、高亭冈、城山、稻堆山；一支为九里山、黄冈、豹山冈、新丰街、符里镇、横冈山。其高数百丈，周广百倍之，自昔名贤率多题咏。<sup>④</sup>

上述众多山名中，第一支的峡石山（硖石山，代表地址为 31° 1.754' 北，118° 45.199' 东），第二支的麒麟山、稻堆山（倒头山，代表地址为 31° 9.090' 北，118° 44.729' 东）、城山（陈山，代表地址为 31° 7.827' 北，118° 45.526' 东），第三支的九里山（代表地址为 31° 2.833' 北，118° 39.158' 东）、豹山

① 参见逯钦立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，齐诗三，第 1424—1425 页。

② 据丘光明、邱隆、杨平合《中国科学技术史·度量衡卷》，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，第 253 页。

③ 参见（隋）夏侯阳《辨度量衡》，《夏侯阳算经》（四库全书本）卷上，第 3a 页：“六尺为一步，二百四十步为一亩，三百步为一里。”

④ 参见（清）陈梦雷、蒋廷锡编《方舆汇编·山川典》，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，第 2890 页。

冈（竹塘豹山）、横冈山，这些山名，在“中华民国”25年（1936）测绘、民国26年（1937）制版的《中国地图数据图表：安徽省五万分之一地形图》，《宣城县》与《新丰》两幅<sup>①</sup>，还可以看到本名或同音字名仍被沿用，其他都不可考。我将这两幅地形图在Google Earth Pro卫星地图上迭合数化之后，仔细做了检视，《古今图书集成》所叙述的这些小山，最远的距离敬亭山数十公里，接近“兹山亘百里”的指述，但它们既与敬亭山的本体并不相接，也看不出明确的连属关系。所以，本文不用谢朓百里之说，仅针对独立而完整的敬亭山本体来讨论。

其次，和敬亭山关系密切的地理特征是溪流，就是著名的宛溪水和句溪水。《明万历续文献通考》云：

宛溪，府城东源出峰阳山。

句溪，府城东五里，源出歙之丛山，东北流二百余里，合众水入江。<sup>②</sup>

句溪水是主要河川，自古航运发达，是宣城经芜湖进入长江，或径由当涂北上南京的主要水路，下文还会详说。句溪之名，起源甚早，谢朓《将游湘水寻句溪诗》已使用此名，历经唐宋元明，咸以此称。宣城古有三镇，水阳镇在句溪边，清代因而更名为水阳江，今地名也称水阳江。宛溪是句溪的支流<sup>③</sup>，发源于宣城县南，自南向北从县城下流过，因为它附郭而行，故唐代起即建有上下二桥，上桥为凤凰桥，下桥为济川桥（原址为今东门桥）。<sup>④</sup>自古以来，诗人往往将宛、句二溪连举，宋人孙锡诗：“句溪虽可鉴，未若宛溪清”<sup>⑤</sup>，即为一例。

<sup>①</sup> 本图为“中华民国”参谋本部安徽省测量总局制作：《中国地图数据图表：安徽省五万分之一地形图》，（台北）联勤测量制图厂1958年版。

<sup>②</sup> 参见（明）王沂撰《田赋考·河渠上·宁国府》，《明万历续文献通考》卷11，第683页。

<sup>③</sup> 汉代有宛陵县，晋宋时期设宣城郡，以宛陵县为附郭，宛溪即以宛陵县而得名。

<sup>④</sup> 参见（清）施闰章《重修宛溪二桥记》，《施愚山先生学余文集》卷13，第4b—6a页：“环吾郡东而桥者二，曰凤凰，曰济川，始自隋开皇中刺史王公选，唐宋兴废频仍。”

<sup>⑤</sup> 参见（南宋）王象之撰《舆地纪胜》卷19，第5a页，《江南东路·宁国府·景物上·宛溪》条引。

句溪水和敬亭山的关系，就如徐铉（916—991）《宣州开元观重建中三门记》所言：“宣州开元观，远拟清虚，独标形胜，敬峰崇峻镇其后，句溪澄澈经其阳。”<sup>①</sup> 敬峰就是敬亭山，句溪流过此山南面。谢朓乘舟往游敬亭山，李白在舟中写下相看两不厌，都是因为句溪和敬亭山有着紧密的关系。

下面两张照片，是我在句溪舟中所拍摄的敬亭山。图1的拍摄地点约为 $30^{\circ} 59.360' \text{北}$ 、 $118^{\circ} 44.806' \text{东}$ ，在句溪接纳宛溪之后，东北流约2.647千米处，图2是在接近敬亭山时拍摄的，其地址约为 $30^{\circ} 59.360' \text{北}$ 、 $118^{\circ} 44.806' \text{东}$ ，距离前一个地址约1.76千米，宋人称此为敬亭潭或昭亭潭，现在本地人称它海棠湾。在拍摄点的东北方三百余米有庙铺村的渡口，这是敬亭山下古代远行船的码头，也是城中往游敬亭山的下船之处，谢朓致祭的敬亭山庙应在此间，现在敬亭山旅游的交通方式改变，游客全部改行公路，此地景况十分萧条。



图1 句溪转湾处，泛舟其中，可与敬亭山相看两不厌

<sup>①</sup> 参见（北宋）徐铉《宣州开元观重建中三门记》，（清）董浩等编《全唐文》卷882，第9920页。此文作于后周显德五年戊午（南唐改用年号，958）秋九月庚申。



图2 句溪的敬亭潭里，人在舟中，可与敬亭山相看两不厌

如照片中所见，敬亭山并不是大山，在 Google Earth Pro 卫星地图上显示为最高峰 306 米，次高峰 292 米<sup>①</sup>，山下水阳江海拔约 10 米，相对高差与绝对高度相似。从山顶棱线到山麓海拔 70 米处，一般宽度在 1100 米左右，等高线均匀分布，间隔经常大于 0.4 厘米，说明了这座山的坡度和缓，大部分坡度小于 45 度，现在山中茶园遍布，老丘陵属性明显。而且，从海拔 70 米处到江边约有 500 米距离，坡度缓缓升高，感觉上像是平地。

像这样的地形条件，如果李白独坐在敬亭山的本体之中，由于坡度平缓，小径两旁树林茂密，不可能与敬亭山相看。又，前举敬亭山的南北两个高峰，相隔 1140 米，但由于两峰高差只有 14 米，其间相连的山顶棱线也没有太大的落差。因此，不论坐在山顶棱线的哪一点，向南北两个高峰眺望，作用都不大；只有像图 1、图 2 这样，由舟中仰望，才能望尽山形之美。

鸟雀和山云的生态，都有不变的物理，以“众鸟高飞尽”来说，此句本由谢朓《郡内高斋闲坐答吕法曹》诗的“日出众鸟散”<sup>②</sup> 点化而来，写清晨之景。在中国古典诗文的书写传统中，“云无心以出岫”，必定是清晨，

① 前述《五万分之一宣城县地形图》标出两山海拔高度，第一高峰为 346 米，第二高峰为 345 米。其标高基准，依图面记载为“自本局门前假定之标高点五十公尺起算”。

② 参见（南朝梁）萧统编选，（唐）李善等注《文选》卷 26，第 1209 页。

“鸟倦飞而知还”<sup>①</sup>，必定是黄昏，反之，鸟高飞而尽出，也只是清晨才有的特殊景观。不变的物理，本来如此。

而且，敬亭山是竹树十分茂盛的丘陵，历代都有不少记载，像这样的丛林中，四时晨昏鸟雀不绝，才是常态。何况人在山中，林深径密，所见有限，纵使清晨鸟雀群飞，也为高树所遮挡，绝对不会产生身边的鸟雀高飞而尽的感觉。

山云的形成也有一定的条件，以敬亭山的形体和高度，如果要看见“孤云独去闲”，势必要有相当的距离、高差和角度。也就是说，除非李白在山下，有相当的距离，而且方向是从东南往西北的顺光方向<sup>②</sup>，才有可能仰望到山头白云，若是人在从敬亭山上，不管在什么位置，都不会看见“孤云独去闲”的场景。

综合这些现地条件可知，“众鸟高飞尽”，乃因为人在舟中，水面空阔，才会看到晨鸟高飞而尽去。“孤云独去闲”，乃因为在清晨行船，从水面仰望，与敬亭山有一定的距离和高差，角度又是从东南向西北的顺光方向，才会形成。至于“相看两不厌”的成因，则是因为长时间在舟中仰视此山而产生的情感。

### 三 从早期五万分之一地形图呈现李白泛舟行程

这个新解的基础在于认定李白清晨乘舟往游敬亭山，这一点，在李白诗中就三次透露了，一次是《别韦少府》诗中的“洗心向溪月，清耳敬亭猿”，透露出舟游和敬亭山的关系，一次是《宣城清溪》的“清溪胜桐庐，水木有佳色。山貌日高古，石容天倾侧”，山貌句，便是从清溪上看敬亭山。<sup>③</sup>一次

① 参见（晋）陶渊明《归去来》，《文选》，卷45，第2026—2027页。

② 在晨间看山，距离2公里至5公里内300米高的山头，如果是逆光的话，山色会变淡，不会有浮云。

③ （唐）李白撰，（清）王琦辑注《李太白文集辑注》[法国国家图书馆藏，清乾隆二十三年（1758）聚锦堂刊本] 卷22，第25b—26a页，王琦注谓清溪在池州秋浦县北，非也。此诗正是宣城郡城之溪。

是《自梁园至敬亭山见会公谈陵阳山水兼期同游因有此赠》诗，更具体指出是“弭棹流清辉”是往游敬亭山方式：

渡江如昨日，黄叶向人飞。敬亭惬意尚，弭棹流清辉。冰谷明且秀，陵峦抱江城。……

一般读者碍于成见，又缺乏现地经验，以致证据就在目前而白白错失了，下面，我们再以地图数化、GPS 卫星地图迭合的技术，结合现地的证据，来解说李白的行程。

古代宣县城建置陵阳山，历经南北朝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至今，并无改变。所以，本文以民国 25 年测图、民国 26 年四月制版的《中国地图数据图表：安徽省五万分之一地形图·宣城幅》的截图来说明，这幅大比例尺地形图虽然测绘于民国时期，图上资料多继承于清代，极有利于研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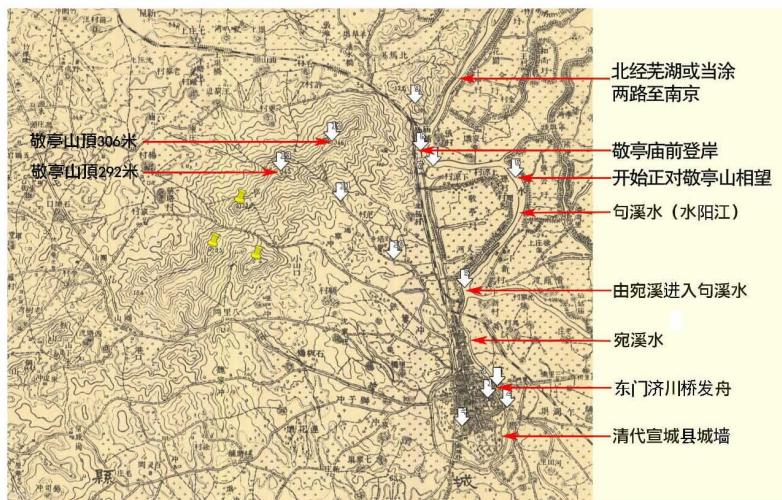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3 李白自宣城至敬亭山舟行路线

注：地图中的白色箭头标记依次为：1 新建谢朓北楼古迹，2 古凤凰桥，3 古济川桥（东门桥），4 蟅峰，5 宛溪与句溪水合流处，6 照片〈图 1〉拍摄点，7 照片〈图 2〉拍摄点之敬亭潭，8 自句溪登岸处，在庙铺

前，9 盘龙山，10 新建敬亭山公园大门牌坊，11 敬亭山登山口，12 敬亭山顶最高之北高峰，13 敬亭山顶次高之南高峰。

这幅地图制作精良，我将它数字化以后，植入 Google Earth Pro 卫星地图详细比对，发现宣城县城到敬亭山这个部分误差很小，例如地图的右下方是清代宣城县城，城墙线仍很清楚，据《光绪宣城县志》所载，城墙周长九里十二步<sup>①</sup>，以 1 华里等于 550.50505 米换算，应长 4973 米，图中的城墙线长 5038 米，相差仅 65 米。此外，在城北的宛溪，大约有 620 米的一段，发生了并不严重的误差，精准度堪称良好。<sup>②</sup>

县城中主要路为东大街、西大街，和南大街、北大街，交叉成为主要的十字口，十字口的东南是高起的地形，今有重修的谢朓楼古迹和怀谢亭。宣城县进入宛溪的渡口在东门济川桥下，1990 年我初次到宣城县考察时，东门口的宛溪渡仍是鼎盛的码头。

从东门登舟，沿宛溪北行至进入句溪的会合点（地名三叉河， $30^{\circ} 58.033'$  北， $118^{\circ} 45.219'$  东），前述地图与 Google Earth Pro 上的河流线略有差异，距离也小异，在图 3 所见的长度是 1960 米，在 Google Earth Pro 上的长度是 1886 米，这一段航程因为溪窄地低，角度也不佳，不是与敬亭山相望的好位置。从宛、句二溪会流口到句溪水转弯处（即图 1 拍摄点），距离为 2647 米，双棹的一叶小舟可能走上一个小时以上，在这一段航行中，溪水的宽度较大，角度与敬亭山大略平行，在大部分河段，舟中人极有可能越过溪边的林树，望见敬亭山；但是，因为林树影像掺杂，不容易集中注意力聚焦到敬亭山上。从图 1 拍摄点继续行船，经过敬亭潭（即图 2 拍摄点），到庙铺古村上岸，约为 2097 米，也需要一个小时。由于这一段航程是正面对着敬亭山而来，可以看到敬亭山的全景，距离也在不远不近中，此时如果有山上有行云，“孤云独去闲”的景象将十分鲜明而亲切。

① 《光绪宣城县志》，卷 5，第 1a 页：“城今周延九里一十二步，高二丈五尺，厚三丈。”

② 误差的原因，不排除是现代城建中采取了截弯取直的工程。

综上所述，“众鸟高飞尽，孤云独去闲。相看两不厌，只有敬亭山”乃是李白清晨乘船往游敬亭山，全程 6654 米，双棹的小船要航行两三个小时，行进途中，从溪上空阔处望见晨间林树上众鸟高飞散去，又看见朝云从敬亭山上离岫而行，由于船行缓慢，诗人有充分的时间，悠闲地与敬亭山相视而坐，因而写下“相看两不厌”的多情之语。

#### 四 李白水路往游敬亭山，出于对谢朓的模仿

李白的敬亭山之游，乃出于对谢朓的模仿，是无人能够否定的事实。李白不但两次登谢朓北楼作诗，写下《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》《秋登宣城谢朓北楼》，还写下大量赞美谢朓的诗《自梁园至敬亭山见会公谈陵阳山水兼期同游因有此赠》《登敬亭山南望怀古赠窦主簿》《寄崔侍御》《题东溪公幽居》《送储邕之武昌》《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》《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》《新林浦阻风寄友人》《秋夜板桥浦泛月独酌怀谢朓》<sup>①</sup>，特别是《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》诗中“我吟谢朓诗上语，朔风飒飒吹飞雨。谢朓已没青山空，后来继之有殷公”之句<sup>②</sup>，更具体指出自己对谢朓诗的熟习。因此我们可以推论，李白曾经读过谢朓在宣州敬亭山所作的五首诗：《游敬亭山诗》《往敬亭路中》《赛敬亭山庙喜雨诗》《祀敬亭山庙诗》《祀敬亭山春雨》，下文中将详读这五首。

第一首《游敬亭山诗》，上个小节已经引用了前六句，其全文是：

兹山亘百里，合沓与云齐。隐沦既已托，灵异居然栖。上千蔽白日，下属带回溪。交藤荒且蔓，樛枝耸复低。独鹤方朝唳，饥鼯此夜啼。渫云已漫漫，夕雨亦凄凄。我行虽纡组，兼得寻幽蹊。<sup>③</sup> 缘源殊未

<sup>①</sup> 二诗分见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卷 12，第 17—19 页；卷 14，第 31—34 页。

<sup>②</sup> 参见《全唐诗》卷 167，第 1728 页。

<sup>③</sup> 参见（梁）萧统编，（唐）李善注《文选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）卷 27，第 1260 页，“我行虽纡组，兼得寻幽蹊”句下注：“杨子云解嘲曰：纡青拖紫。说文曰：纡，屈也；一曰萦也。又曰：组，绶也。幽蹊，山径也。楚辞曰：道幽路兮九疑。”按：“纡组”为“鸣佩纡组”之省，指身着官服。“幽蹊”字注为“山径”，可知当时所见之版本为“蹊”字。

极，归径窅如迷。要欲追奇趣，即此陵丹梯。皇恩竟已矣，兹理庶无睽。

此诗首四句提起，总说敬亭山之广大，上有神仙隐沦之迹，点化自郭璞《江赋》<sup>①</sup>。第五句到第十二句，从“上千蔽白日”到“多雨亦凄淒”，写登山之前对敬亭山的认识。接着第十三句至十六句，“我行虽纡组”以下，写往游之事。结尾的四句以游仙诗的理趣，说明自己因为要追奇趣而登上丹梯，“丹梯”二字，即郭璞《游仙诗》之“灵溪可潜盘，安事登云梯。”之“云梯”<sup>②</sup>、谢灵运“惜无同怀客，共登青云梯”之“青云梯”<sup>③</sup>，“兹理”，为游仙隐逸之理。全诗中写往游之事，只有第十三句至十六句而已。

“我行虽纡组，兼得寻幽蹊”，“纡组”二字指身着官服，“幽蹊”在《文选》中作“蹊”字，李善注为“山径”，但参照后两句“缘源殊未极，归径窅如迷”，应作“幽溪”为宜，因前文已用了“溪”字而回避本字，李善注非是。本诗先在第六句“下属带回溪”，写出敬亭山与宛、句二溪的关系，然后在篇末以“要欲追奇趣，即此陵丹梯”十字，指出登山的期望，与前举晋郭璞《游仙诗》之“灵溪可潜盘，安事登云梯”的思路，似相反而实相成。而且，接下来两句“缘源殊未极，归径窅如迷”<sup>④</sup> 使用了晋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的武陵渔人典故：“晋太元中，武陵人捕鱼为业，缘溪行，

① “隐沦”为桓谭所谓天下五种神人的第二种，见（汉）桓谭《桓子新论下·辨惑第十三》，（清）严可均辑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（中华书局1991年版），全后汉文，卷15，第550a页：“天下神人五：一曰神仙，二曰隐沦，三曰使鬼物，四曰先知，五曰铸凝。”谢朓此语，乃自（晋）郭璞《江赋》，《文选》，卷12，第571页：“尔乃域之以盘岩，豁之以洞壑，疏之以澑汜，鼓之以朝夕。川流之所归凑，云雾之所蒸液，珍怪之所化产，傀奇之所窟宅，纳隐沦之列真，挺异人乎精魄”点化而来。

② 参见《文选》卷21，第1019页，《郭景纯游仙诗七首》之一。

③ 参见《文选》卷22，第1046页，《谢灵运登石门最高顶》。

④ “缘源”用桃花源典故，可参见《文苑英华》卷924，第4866页，刘太真：《房州刺史杜府君神道碑》：“伊昔汉臣择日而不去，秦客缘源以忘返。”及卷166，第795页，张九龄《耒阳溪夜上》：“乘夕棹归舟，缘源路转幽。”又，卷234，第1178页，王维《蓝田山石门精舍二首之一》：“落日山水好，漾舟信归风。翫寄不觉远，因以缘源穷。遥爱云木秀，初言路不同。谁知清流转，偶与前山通。”

忘路之远近。……寻向所志，遂迷不复得路”<sup>①</sup>，可见这四句是在说明自己乘舟往返敬亭山。

在谢朓另一首《往敬亭路中》，更明白地写出舟行所经所见的景观：

山中芳杜绿，江南莲叶紫。芳年不共游，淹留空若是。绿水丰涟漪，青山多绣绮。新条日向抽，落花纷已委。弱蔓既青翠，轻莎方霍靡。鹭鹚没而游，麌麋胜复倚。春岸望沉沉，清流见弥弥。幸藉人外游，盘桓未能徙。鷀梔把琼芳，随山访灵诡。荣楯每嶙峋，林堂多磈礧。<sup>②</sup>

本诗同样是二十句，章法与《游敬亭山诗》完全相同。首四句总说山中、溪上，春色皆好，叹恨自己徒被淹留，未克往游。第五句到第十二句，从“绿水丰涟漪”到“麌麋胜复倚”，都是从舟中望见岸上的风景。“绿水丰涟漪”，指宛溪和句溪，不过，宛溪太短太窄又近城市，主要的是句溪。青山多绣绮，指敬亭山，“新条日向抽”，指花树上的新条日益长出，由“落花纷已委”看来，落花已经不少，宣城县城的纬度是 $30^{\circ}56'$ ，敬亭山是 $30^{\circ}59'$ ，大量落花的时间应是公历4月中旬。“弱蔓既青翠”指新枝上生出青翠的叶子，“轻莎方霍靡”指地上的草色更见柔靡。“鹭鹚没而游”是水鸟的活动，“麌麋胜复倚”，是岸上的野生动物。从宣城县城东北到敬亭山这一带的句溪水畔，到2012年我再度去考察时，都还是非常低度开发的沼泽地，1600多年前的谢朓，看见鱼鸟麌麋，翔跃潜倚的画面，乃是当然。

上述八句是沿溪所见之景，没有写到山景。接下来，谢朓再以第十三句至十六句，写出自己泛舟中流，盘桓流连而不忍去。“春岸望沉沉”总结了前面八句的写景，“清流见弥弥”指出了所在的水上，“人外游”把此行的隐逸趣味彰显出来，“未能徙”见出中流夷犹、写景纷呈的原因。正因如

<sup>①</sup> 《艺文类聚》卷86，第1469页。

<sup>②</sup> 参见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，齐诗，卷4，第1457页。

此，所以下句“鸾柂把琼芳”使用了“鸾柂”一词，等于飞桨、鼓棹，有加速舟船行驶之义，“把琼芳”见《楚辞》<sup>①</sup>，指手持美酒，这一句之后的“随山访灵诡”才写到即将上敬亭山，去穷探山中的神仙灵异之境，“茱楯”和“林堂”都是山中的建筑，谢朓用了“每嶙峋”和“多崎礪”，都有山高之义，这时候已经登岸，在山麓就近观看山中建筑了。

这首诗的内容，就如同题目所示，是从郡城往敬亭山的路中，很明显的，谢朓出城之后，经由水路，下宛溪，入句溪，然后到敬亭山前登岸。

为什么谢朓往敬亭山都取水路？除了宛、句二水的便利性之外，敬亭山神是水神，敬亭山庙建在水边，也是主要原因。<sup>②</sup>

《赛敬亭山庙喜雨诗》先写敬亭山庙的所见，是“潭渊深可厉，狭邪车未方。朦胧度绝限<sup>③</sup>，出没见林堂”。一句讲句溪，一句讲上岸后的道路，朦胧者是雨势渡过敬亭山的绝顶，山没是因雨而看不见山，林堂是此庙本身。这四句之后，诗人以十个句子描写庙会的场景，庙会结束后，引起了他“乐极思故乡”的心事，想要“登山骋归望”，可惜“原雨晦茫茫”，毕竟没有前往。

《祀敬亭山庙诗》中间四句说：“贝阙视阿宫，薜帷阴网户。参差时未来，徘徊望泮浦”，“贝阙”为水中宫阙、“视”同“视”，“阿宫”一作“河宫”，皆指此庙为水神之祠。“参差”二句，出《九歌·湘君》：“望夫

<sup>①</sup> 参见《楚辞补注》卷2，第55页，《九歌·东皇太一》：“瑶席兮玉瑱，盍将把兮琼芳。”

<sup>②</sup> 敬亭山庙祀钱塘神，姓梓名华，其传说始见于刘宋永初（420—422）、元嘉二年（425）间，《全唐文》，卷729，第7515页，崔龟从《书敬亭碑阴》一文，首引《宣州图经》和《齐谐记》载其事。唐大中十二年（858）郑薰致祭时，只称梓华府君，后唐景福中封为昭威侯，宋真宗景德元年（1004）诏封广惠王号，元至治二年（1322）封为灵应忠烈显正福佑广惠王。以上四事，分见《全唐文》卷790，第8274b—8275页，《祭梓华府君神文》《文献通考》卷90，第823页、《宋会要辑稿》，礼二十卷，第88页、《大明集礼》，卷14，第6b页。今敬亭山下有庙埠（庙铺）村，古敬亭庙应在此。（宋）张耒《谒敬亭祠》：“古庙依山麓，开门石磴深。疏林归鸣鸟，野殿宿寒阴。落日鱼盐市，丰年箫鼓音。我来无所祷，壁宇叹尘侵。”指出它背倚敬亭山麓，前方为鱼盐之市，与庙埠的形势相同。不过，从句溪水畔到敬亭山麓距离数百米。明清以后，不同时期在敬亭山下建了许多寺庙，都贴近敬亭山，与敬亭古庙不同。

<sup>③</sup> “绝限”，即“绝顶”，参见扬雄《蜀都赋》，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全汉文，卷51，第402页：“南则有犍牂潜夷，昆明峨眉，绝限崑崙，堪岩亶翔。”

君兮归来，吹参差兮谁思。……望涔阳兮极浦，横大江兮扬灵。……捐余玦兮江中，遗余佩兮沣浦”<sup>①</sup>，写神灵未来前，众人在水畔望神而祭的情形。

《祀敬亭山春雨》首二句为“水府众灵出，石室宝图开”，末二句为“青鸟飞层隙，赤鲤泳澜隈”，同样呈现了庙在水畔的特征。

细读谢朓五首诗之后可知，谢朓往游敬亭山采取水路，又因为敬亭庙位于水岸，往祀敬亭庙也以水行便利，李白既然熟读谢朓诗，此点也不容不知，因此，当他自己追随谢朓的遗风而往游敬亭山时，也浮舟而往，在舟中与敬亭山相看不厌，乃意中之事。

## 五 从李白以后到宋代梅尧臣的敬亭山舟行

泛舟往游敬亭山，在唐宋诗中并不少见，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，便是水路交通。这条水道，不只是游览敬亭山的必经之路，敬亭山下，还是远行码头与官道的交会口。

敬亭山直对句溪水，句溪水今名水阳江，自古就是宣城通往长江的重要水路，孟浩然曾有《夜泊宣城界》诗，写下“山泊敬亭幽”之句<sup>②</sup>，所泊之码头，就在敬亭山下，李白《送崔氏昆季之金陵》也说：

……二崔向金陵，安得不尽觞。水客弄归棹，云帆卷轻霜。扁舟  
敬亭下，五两先飘扬。……<sup>③</sup>

<sup>①</sup> 参见《文选》卷32，第1156—1158页，屈原《九歌·湘君》，按：诗人将“望涔阳兮极浦”与“沣浦”两处结合使用。

<sup>②</sup> 孟浩然《夜泊宣城界》：“西塞沿江岛，南陵问驿楼。湖平津济阔，风止客帆收。去去怀前浦，茫茫泛夕流。石逢罗刹碍，山泊敬亭幽。火识梅根冶，烟迷杨叶洲。离家复水宿，相伴赖沙鸥。”诗中“西塞”“南陵”“罗刹石”“敬亭山”“梅根”“杨叶洲”都是地名，但各地名之间无法排列成序，而且“罗刹石”与“梅根”都是池州地名、“杨叶洲”一名，依《通典》，卷128，第4841页，载于江州彭泽县下，而（宋）宋祁《送杨告虞部知池阳》：“梅根大冶兼金富，杨叶芳洲杂花红。”则视二地皆在池州，难以解读。

<sup>③</sup> 五两，帆也。《全唐文·唐文拾遗》卷37，第10795a页，崔致远：《浙西周宝司空第三首》：“某只看风信，便泛江程。五两翩翻，解指朝天之路；三军踊跃，待申破竹之功。”

“五两”就是船帆的典故，这些都是远行的大船。当时远行人都必须在敬亭山下的码头换乘远行大船，是因为宛溪窄小，大船无法驶入宛溪停泊。北宋时宣城太守苏轼和张耒，各作了《泛宛溪至敬亭》<sup>①</sup>《泛宛溪至敬亭祠送别》<sup>②</sup>二诗，即为此故。

2017年7月，我以宋、元、明、清四朝的旅行诗文和江防、驿路文献为基础，考察了镇江到九江的长江水路航程，对于敬亭山到金陵的水程，也加以注意。自敬亭山北上金陵，自古有两条水路，一条从敬亭山下码头发船，顺着水阳江北上，到东门渡（代表位置约为31° 9.110'北、118° 43.659'东），转由支流向西北行（如果不走东门渡，继续航行句溪到水阳镇，同样可到乌溪镇），经乌溪镇、黄池镇、芜湖县，入长江，次泊褐山矶、大信河口（即姑孰溪口、当涂县城）、采石矶、望夫石、慈姥矶、三山矶，以达金陵。<sup>③</sup>这是主要道路。宣城人梅尧臣多次航行，皆由此路。另一条，从敬亭山下码头发船，顺着水阳江北上，经过水阳镇后，在大约31° 17.051'北、118° 43.619'东之处，折而东北行，经丹阳湖（今名石臼湖），再西行姑孰河（大信河），至当涂县城，而后仍沿长江而下金陵，唐大中十二年（858）宣歙观察使郑熏自宣城奔扬州，即由此路。<sup>④</sup>

除了北上建康、京口、扬州之外，在敬亭山下停泊的远行船，也可以

<sup>①</sup> 参见（北宋）张为作，张为于北宋仁宗天圣四年（1026）知宣州，诗见《全宋诗》第3册，第1628页，引自（明）汤宾尹《宣城右集》卷23。

<sup>②</sup> 参见（北宋）张耒撰，李逸安点校《张耒集》，中华书局1990年版，卷19，第336页。本诗是张耒从郡城泛舟到敬亭山下送行人，当时已届冬日水枯，被送之行客，由敬亭山下陆行，诗中有“漁市临官道，丛祠蔽木阴”是也。又据同书《附录一》，邵叔武编：《张文潜先生年谱》，页999—1000，张耒于宋哲宗绍圣元年（1094）甲戌秋守宣城，至绍圣三年（1096）丙子春夏间罢守宣城入京。

<sup>③</sup> （北宋）梅尧臣撰，朱东润编年校注：《梅尧臣集编年校注》卷18，页459—462，有庆历8年（1048）所作《金陵怀古》《江畔》《慈姥山石崖上竹鞭》《早发》《望夫石》《过褐山矶值风》《褐山矶上港中泊》《宿矶上港》《谒昭亭庙》《昭亭潭上别》《宣州环波亭》，即本次行程之逐日纪程。不过，诗卷是由金陵返回宣州，本文倒叙为宣城至金陵。又，同书，卷23，页711—714，皇祐五年（1054）之《雪中发江宁浦至采石》《登采石山上广济寺》《阻风宿大信口》《早发大信口》《黄池月中共酌得池字》《泊昭亭山下得亭字》组诗，也是相同的水程。

<sup>④</sup> 参见（唐）郑熏《祭梓华府君神文》，《全唐文》卷790，第8274b—8275b页。文作于大中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（858/11/30，儒略历2034776），奔扬州后。

东下苏州、杭州。南宋乾道三年（1167）王十朋自夔州刺史离任返回杭州时，便在芜湖县离开大江，进入青弋江，经黄池镇、新丰镇，至宣城县<sup>①</sup>，然后取道广德州、吴兴赴临安。

唐宋诗人中对谢朓、李白、敬亭山三者所知最多的，莫过于宣城人梅尧臣。梅尧臣（1002—1060年），字圣俞，在他的《宛陵先生文集》中，不但大量出现敬亭山到金陵的航迹，对敬亭山下的码头也有不少描写，都可以补充说明为何谢朓与李白都由水路往游敬亭山。

梅尧臣曾作《泊昭亭山下得亭字》诗<sup>②</sup>，这艘停泊在敬亭山下的便是远行船只，他又有《昭亭潭上别弟》《昭亭别施度支》《送宣州签判马屯田兼寄知州邵司勋》三诗，同样指出该地的远行码头性质：

从来潭上别，先赛故山祠。却入舟中饮，无令盏尽迟。……（《昭亭潭上别弟》）

昭亭送客地，来往四十年。常视松端日，每稽潭上船。……（《昭亭别施度支》）

泊船系统宿明镜，昭亭庙古攢瘦松。……（《送宣州签判马屯田兼寄知州邵司勋》）<sup>③</sup>

“潭上”即“昭亭潭”，指句溪在敬亭山下形成深广的水湾<sup>④</sup>，已见前引图2。“别”字与“送客”，指出了敬亭山下的远行码头角色；“先赛故山祠”和“昭亭庙古”不只是使用了谢朓《赛敬亭山庙喜雨诗》的

<sup>①</sup> 参见（南宋）王十朋，《王十朋全集》卷24，第461—463页，《黄池对月》《宣城道中闻雁》《宿新丰驿》《途中遇雨》王十朋也有《过宛陵，陪汪枢密登双溪阁、迭嶂楼，游高斋，望敬亭山，诵谢元晖、李太白诗，用枢公游齐山韵》《离宣城天色阴晦，望群山不见，枢公和诗见寄，复用前韵》《过麻姑山》《宿红林驿遇交代王给事》等诗。按：王十朋于乾道元年九月至三年七月（1165—1167年）任夔州刺史，至宣城时为八月中旬。

<sup>②</sup> 参见《梅尧臣集编年校注》卷23，第714页。

<sup>③</sup> 三诗分见《梅尧臣集编年校注》卷24，第462页；卷24，第745页、卷23，第656页。

<sup>④</sup> 按：《文选》，卷6，第262页，左思《魏都赋》注：“潭，渊也。屈平《卜居》曰：横江潭而渔。”《光绪宣城县志》卷4，第9b页：“又五里，至敬亭潭。注云：盘龙山下，深窈莫测，相传下有龙门，岁旱祷于此，请水祈雨，有庙埠渡。”即其地。

典故<sup>①</sup>，也指出北宋时的敬亭山下仍有祠庙，有祈求舟行平安的功能。

此外，他还有《发昭亭》诗，作于皇祐三年2月13日（1051/3/27，儒略历2105021），写离开县城后，到敬亭山下夜泊，翌日谢神而出：

春泥深一尺，车马重重迹。亲旧各还城，山川空向夕。今朝水平岸，不畏舟碍碛。始随湍涨发，已入青苍壁。落日未逢人，孤村望来客。泱泱漫田流，青青被陇麦。欲霁鳩乱鸣，将耕杏先白。我无农亩憩，千里事行役。寄谢昭亭神，果不吝深泽。<sup>②</sup>

首四句言亲友相送于宛溪岸，日晚各自回城。次晨水涨，可以开航，乃至敬亭山下换船，当夜宿于庙埠村，即第八句之“已入青苍壁”和“孤村望来客”。接下四句写翌日天色将霁，临发之时，溪畔田陇青青，鳩鸣杏白。最后，感谢梓华府君的神力给予行舟之助。

由于宣州城的交通与风景的重心在于句溪和敬亭山，所以，梅尧臣笔下宣城一县居民的游憩，也在此区。如《九月十一日下昭亭舟中》云：

平生山野性，坐卧爱流水。适从昭亭来，兴自明河起。小舟浮轻槎，身入星辰里。饮牛谁家郎，照鬓谁家子。隔岸心相望，翻然洲鹊喜。……<sup>③</sup>

本诗作于至和二年（1055）9月11日（1055/10/4，儒略历2106673），题目说“下昭亭”，诗中说“适从昭亭来”，可知为梅尧臣游罢敬亭山之后，回程所作。“明河”为双关语，真实之“明河”为句溪，比拟之“明河”乃银河，因为用了银河的拟喻，所以接下来便写：“小舟浮轻槎，身入星辰里。”用张骞乘槎泛银河的典故，“饮牛谁家郎，照鬓谁家子。隔岸心相望，

<sup>①</sup> 又，《梅尧臣集编年校注》卷21，第554页，有《将行，赛昭亭祠喜雨》诗，直接用了谢朓的诗题。

<sup>②</sup> 参见《梅尧臣集编年校注》卷21，第555页。

<sup>③</sup> 参见《梅尧臣集编年校注》卷25，第809页。

翻然洲鹊喜”，用牛郎、织女星的典故。农历九月十一日的月相只有半规，亮度稍弱，银河相对明亮<sup>①</sup>，诗人由句溪水起兴，双关到倒映水中的银河，来写归来之游，重心放在水上之乐。

此外，梅尧臣《三十二弟寺丞归宣城因寄太守孙学士》一诗，也指出郡中人士游览之地，在敬亭山与句、宛二溪之间：

谢公下车日，郡内一登望。昭亭山苍苍，寒溪水潺潺。句清宛微浑，三洲分细浪。小艇下滩来，群鸥舞潭上。借问鸥何若，水深鱼莫向。鸥馁犹识机，鱼乐不忘餉。子去见太守，于我必有访。但寄此薄言，樽前为之唱。<sup>②</sup>

作此诗时，梅尧臣正在汴京，借三十二弟返乡拜会宣城太守之便，怀念家乡的敬亭山与句宛、二溪之游。

其他以溪山连带来写的诗篇，还有《雪中廖宣城寄酒》：“轻舟泛泛昭亭湾，春雪漫漫昭亭山。寒沙曲渚杳不辨，素鸥翔鹭空中还”<sup>③</sup>，也是以敬亭山和句溪水对举，并且明白指出观看敬亭山的角度，是从句溪的湾潭仰望的。

总之，从梅尧臣大量诗篇可见，游敬亭山的主要面向，在于宛、句二溪的水路，与谢朓、李白的旧游之迹，完全符合。

## 六 宣城北楼看山能否满足本诗条件的商榷

怎么样才会得到“众鸟高飞尽，孤云独去闲。相看两不厌，只有敬亭山”的效果？其条件就在时间、距离和所在位置的高差。也就是说，要满足这首诗的条件来自两点：第一点是前两句所提出的时间场景和观看角度的高下；第二点是物我之间的距离与持续发生情感的久暂。

<sup>①</sup> 当夜的月落的时刻为宣州地方时次日凌晨3:43，不过，梅尧臣此夜泛舟，不会到这么晚。

<sup>②</sup> 参见《梅尧臣集编年校注》卷29，第1107页。

<sup>③</sup> 参见《梅尧臣集编年校注》卷20，第549页。

从现象来说，要看见山上白云，必须有一定的距离，乃是常识。李白本人乃至诸多唐人写到敬亭山和云时，都采取了远望。如李白《过崔八丈水亭》诗云：

高阁横秀气，清幽并在君。檐飞宛溪水，窗落敬亭云。猿啸风中断，渔歌月里闻。闲随白鸥去，沙上自为群。<sup>①</sup>

从“檐飞宛溪水”而言，崔八丈的水亭既然近接宛溪，可见是傍城而建，从城中到与敬亭山顶的直线距离，至少有 3700 米距离，所以可以观赏敬亭云。

李白另一首《赠宣州灵源寺仲浚公》诗云：

敬亭白云气，秀色连苍梧。下映双溪水，如天落镜湖。此中积龙象，独许浚公殊。……<sup>②</sup>

唐代宣州灵源寺，今已不知其处，但从第一句、第三句清楚可知，李白坐对敬亭云之处必定是在宛、句双溪上，和敬亭山顶有着数公里不等的距离。

李白这两首诗促使我们注意两件事。

第一，如果身在敬亭山上，无法观看敬亭山云。

第二，如果人在县城内的谢公北楼，能够满足这首诗的条件吗？

第一个问题留到后一个小节再作分析，以下先讨论北楼看山之事。古宣城县城的面积不大，北门和东门靠得很近，两门中间是一块高地，史称陵阳山，又称陵阳三峰，虽名为山，其实只有数十米<sup>③</sup>，宣州府治、宣城县治都设置于此，谢朓治郡时曾建高斋，于此视事，并有诗篇。从谢朓《郡

---

① 参见《全唐诗》卷 180，第 1840 页。

② 参见《全唐诗》卷 171，第 1763 页。

③ 关于陵阳山高度，一说有 50 米，据 Google Earth Pro，第一峰海拔 28 米，今有重修北楼古迹，第三峰海拔 26 米，今有宋景德塔古迹，塔址即唐开元寺故址，杜牧《题宣州开元寺》末二句云：“留我酒一樽，前山看春雨。”乃“看前山之春雨”的倒装，暗用谢朓《祀敬亭山春雨》典故。

内高斋闲坐答吕法曹》之“结构何迢邈，旷望极高深。牕中列远岫，庭际俯乔林。日出众鸟散，山暝孤猿吟。……”<sup>①</sup>看来，高斋不但所占地势较高，建筑结构也高大。谢朓这座高斋，因位于城北，且在政府之北，而有北楼之称。

李白所登的谢朓北楼，后来不见记载，到了晚唐，大中十年至十二年（856—858），郑熏为宣歙节度时有“北望楼”<sup>②</sup>，虽然未必即是谢朓北楼，但位置乃在城北。唐懿宗咸通十二年十二月辛亥（10日，872/1/23，儒略历2039578）宣州刺史独孤霖作《书宣州迭嶂楼》一文时<sup>③</sup>，除了“北望楼”之外，还有“条风楼”“清暑楼”二楼，独孤霖又在地势最高处新建了“迭嶂楼”，取其“独峰揉云，双波屹风”之美，独峰就是敬亭山，双波就是宛、句二溪水，他嘲笑北望、条风、清暑各楼都只能观赏一个面向的风景，他的新楼高广，可以周览所有的面向，此楼也在城北。

宋人诗中除了大量题咏迭嶂楼之外<sup>④</sup>，还指出楼上有双溪阁，特别面向句溪而开，故又名双溪迭嶂楼<sup>⑤</sup>，元人诗中犹见此名。<sup>⑥</sup>陵阳山第一峰的占地

① 《文选》卷26，第1209页。

② 据（唐）郑熏《移颜鲁公诗记》，《全唐文》卷790，8270b—8271a页：“立召工将王少孺领其部匠，凿垣复匣，移睿于北望楼之西隅，且以为郡居之胜绝”，可见北望楼在郡城之内。

③ 《全唐文》卷802，第8424页，独孤霖《书宣州迭嶂楼》。

④ 迭嶂楼应在北楼故址，宋祁《景文集》卷8，第6b页，《迭嶂楼》诗，题下注云：“州衙北城上”，诗之次联云：“景闲思谢守，名重拟宣城。”注云：“宣州迭嶂楼名在天下。”《全宋诗》卷245，第2833页，《早夏陪知府学士登迭嶂楼》：“高陵自可眺，况复更层楼。峨峨众山翠，活活寒溪流。新篁未扫箨，缘险已修修。曲道出林杪，飞宇跨城头。春余众芳歇，子结累蔓抽。庭空野鼠窜，日暝啼禽留。谁知郡府趣，适有林壑幽。主人易吾土，惟裳是瀛洲。伊我去闻井，尔来三十秋。昔望白云下，今从轻轩游。”《三才图绘》卷7，第44页，谓此楼为唐独孤及所建，不知何据。

⑤ 双溪阁与迭嶂楼，应是同一楼或是不同建筑物？宋人题诗有时分咏，有时并称，如张耒集，卷11，第176页，便分别有《病愈登迭嶂楼》和《登双溪阁》二诗，双溪阁确是特别为眺望溪水而开，《登双溪阁》有云：“清溪浮天光，北骛而西折。群山合沓来，断作青玉玦。中围万家吧，萧鼓乐芳节。……重楼压城角，高眺俯木末。……”其中“北骛而西折”，正是指句溪的大转折，（请参看《图3》地图），群山是指北来的群山，到敬亭并不相连，“断作青玉玦”五字即指此。“重楼压城角，高眺俯木末。”与迭嶂楼的位置与形胜都相同，陵阳山第一峰并不广大，如果在同一位置建两位性质相同的楼，可能性很低。因而我认为清溪阁是迭嶂楼的一面，迭嶂专对敬亭山，清溪专对宛、句二溪。

⑥ 参见《金渊集》卷4，第10a页，《答徐恕宣城寄别》，末联云：“徐卿忽寄新诗到，正倚双溪迭嶂楼。”

并不广大，上述唐宋建筑的绝对位置虽然未必相同，也应相去不远，现代新建的北楼古迹（ $30^{\circ}57'10.97''$  北， $118^{\circ}45'8.44''$  东）和怀谢亭，也占据此区的最高处。

以新建的北楼为准，与敬亭山的第二高峰山顶（ $30^{\circ}59'15.60''$  北， $118^{\circ}42'59.47''$  东）的直线距离约 5040 米，平铺在北楼和敬亭山之间的是广袤平坦的农田，因而展望的条件甚佳，据唐宋诗中所见，在此看山的游人也不少。元和间鲍溶游宣州，作《宣城北楼，昔从顺阳公会于此》，即指出这一点：

诗楼郡城北，窗牖敬亭山。几步尘埃隔，终朝世界闲。凭师看粉壁，名姓在其间。<sup>①</sup>

“诗楼郡城北，窗牖敬亭山”十字，将北楼的形势及观景重点，写得十分准确。以后宋人梅尧臣于嘉祐四年（1059）作《来上人归宣城兼柬太守孙学士》，所云：“李白不厌昭亭山，看尽飞鸟云独闲。我今相送一怀想，想在谢公窗户间。”<sup>②</sup>末句的“谢公窗户间”就是脱胎于鲍溶诗。

宋代除了梅尧臣多次登楼看山之外，杨万里也曾在此楼北望敬亭山，有《中秋前一夕雨中登双溪迭嶂，已而月出》两首七律<sup>③</sup>，王十朋也有《过宛陵，陪汪枢密登双溪阁、迭嶂楼，游高斋，望敬亭山，诵谢元晖、李太白诗，用枢公游齐山韵》诗。<sup>④</sup>从这些诗篇可以想见，诗人们在郡城里的名楼中安适地闲坐，从远距离眺望，才能从容地“望敬亭山”“诵谢元晖、李

<sup>①</sup> 参见《全唐诗》卷 585，第 5514—5515 页。顺阳公疑为元和四年任宁国县令之顺阳人范君。见韦瓘《宣州南陵县大农陂记》，《全唐文》卷 695，第 7140a—7141b 页。又按：鲍溶居扬州，与沈亚之（781—832）为友。鲍溶字德源，元和四年韦瓘榜进士第。《新唐书》卷 60，第 1605 页，载其有诗五卷，置于顾况、郑余庆之间。

<sup>②</sup> 参见《梅尧臣集编年校注》卷 29，第 1101 页。

<sup>③</sup> 在双溪阁和迭嶂楼看敬亭山，还有（南宋）杨万里《中秋前一夕雨中登双溪迭嶂已而月出二首》，《其一》：“……晚雨纔收山尽出，暮天似水月如流。敬亭堪喜还堪恨，领得风光搅得愁。”《其二》云：“双溪迭嶂旧知名，投老初登眼不醒。……急呼月色开秋色，夺得昭亭与敬亭。”

<sup>④</sup> （南宋）王十朋：《王十朋全集》卷 24，第 462 页。

太白诗”。

此外，南宋还有平云阁，也是在县城，不详何处，据郭祥正《怀平云阁兼简明惠大师仙公》诗云：

跨空起高阁，北望敬亭山。白云无根蒂，舒卷随风还。或堕溪水上，却萦松石间。就之既明灭，了然不可攀。谢公赛雨诗，千秋泻潺潺。李白弄月处，寒光湛清湾。神交自冥合，鬢鬚眉睫间。使我恋此境，每来终日闲。……<sup>①</sup>

这首诗是以“望敬亭山”为主旨的，从首句“跨空起高阁”来看，平云阁所在的地方必定空阔，所以接下来写到白云去来时，地点就写着“或堕溪水上，却萦松石间”，溪水就是句溪，并且以“李白弄月处，寒光湛清湾”来加重描写。在这首诗中，郭祥正也很清楚地指出，若要望敬亭山，必定要在与敬亭山有相当距离之处。

北楼上看山，机缘巧合的话，也可以看到孤云独去闲。但是，从北楼到敬亭山顶，直线距离约 5040 米，敬亭山只有 300 米高度，以这样的比例，是不是能够亲切地感受到“相看两不厌”的彼我相须之感？相信大家都有疑惑吧。何况，本诗首句“众鸟高飞尽”，分明是由低处所见，“孤云独去闲”，也有山高而云孤的移动感，在高耸的北楼上，在 5000 米外的距离，写这样的诗句，实在不称。因此，李白随时都可以登楼看山，固然全无可疑；至于本诗，则应是作于江上舟行之中。

## 七 陆路往敬亭山，无法与敬亭山相看两不厌

### 1. 陆路往敬亭山，不利看山

前文说过，水路往敬亭山，可以从容看山，因而产生相看两不厌的情思，反之，如果从陆路登敬亭山，不容易做到相看不厌，其故安在？

① 参见（南宋）郭祥正《青山续集》卷 1，第 21 页。

以现地的状况而言，自宣城县城陆行往敬亭山，必须先出北门，由北门到敬亭山脚下，曲折有五六公里。自杜牧《自宣州赴官入京路逢裴坦判官归宣州因题赠》所云：“敬亭山下百顷竹，中有诗人大谢城。城高跨楼满金碧，下听一溪寒水声。”<sup>①</sup> 唐代之时，从城中到山下竹树丛生，可见步行其间，一路上不容易望见敬亭山。这种情形，在明清的记载也相同。明代以游知名的马之骏和王思任，各有游敬亭山的游记，二人所记皆然。首先请看马之骏《游敬亭记》的叙述<sup>②</sup>：

出北郭，仰盼见玉龙亘天，奋鬢振鬣，知山以雪壮。繇城趾取小道，蛇行沮洳间，数步辄一蹶。然四望皆白，冷光逼心目，如在异境，群峰峙见，两危壁插天，凹处林阁浮出，心知是敬亭也。<sup>③</sup>

马之骏来游时，大雪初霁，由于是在隆冬腊月，宛、句二溪，水落石出，只得改行陆路。出北门时，因为地势较高，仰望可以看见敬亭山，以后就看不到了。到“然四望皆白”到“凹处林阁浮出”这一段叙述，已经走到了山下，才能够看见四望的山形和山间的林阁。“群峰峙见，两危壁插天”，两危壁便是敬亭山的两个高峰，北峰海拔 346 米，南峰海拔 345 米，<sup>④</sup> 两峰中间凹下，相距 1.01 千米。作者是乘轿往游的，本来是可以从容地相看两不厌，但因为所行的是小道、蛇行、地面沮洳湿滑，轿夫数步辄一蹶，所以，做不到长时间的山我相望。

---

① 参见《全唐诗》卷 520，第 5948 页。

② 马之骏字仲良，新野人。万历卅八年进士，官户部主事，工诗，与王穉登之子留造作新声，务以新警鲜异相唱和。有妙远堂集四十卷。

③ 参见（明）马之骏《妙远堂全集》，齐鲁书社 1996 年版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 183—184 册），卷二，第 5a—6b 页。存目，集 184—22。马之骏此文可能模仿自宋人张孝祥的《重入昭亭赋二十韵》一诗。“往者雪中游，群峰玉回旋。飞阁出木末，下睨春无边。”（《于湖居士文集》卷三，第 3b—4a 页），张氏雪中往游，也是自山下仰见飞阁，不过他最后登上飞阁下眺，马之骏则因为雪盛道阻，并未登顶。

④ 海拔高度依《中国地图数据图表：安徽省五万分之一地形图·宣城幅》所记，《百度百科》所载最高峰为 317 米。Google Earth Pro 显示为 306 米。

到了登山的时候，马之骏说：

大略兹山初升，盘径曲纡，似润之北固；凭阁下眺，似吴之大石。

他指出敬亭山的两个特征，一是登山的道路盘旋曲折，像镇江北固山的山径；二是可以凭高下眺，类似苏州的大石山。这两个比拟都很真切，换言之，因为登山过程是“盘径曲纡”，在行路中是看不见山貌的；因为主要的观景方向是“凭阁下眺”，所以，在敬亭山中根本不可能和敬亭山相望两不厌。

王思任游敬亭山在万历三十年，他自言作“姑孰令”，也就是当涂县令，他到宣城来出差，公事一完，就独自往游敬亭山。王思任（1575—1646），字季重，是晚明以游著名的文人，他著有《游唤》一册，《王季重先生文集》卷七还收录了不少记游的文章，足迹包括了南直、山东、山西等，这次敬亭山之游，从《游敬亭山记》中所见，他走在竹林包围的迂曲小径中：

一径千绕，绿霞翳染，不知几千万竹树，党结寒阴，使人骨面之血皆为酱碧。<sup>①</sup>

这样大片的竹树中，当然是看不见敬亭山的。最后，他走到接近山顶的“留云阁”，有宣城县里的厨师为他准备了饮食，他自言在这里从容验证李白诗句：

厨人尾我，以一觞劳之留云阁上，至此而又知“众鸟高飞尽，孤云独往还”造句之精也。

事实上，从厨人供食来看，王思任抵达的时间应在巳、午之间，这时候清晨“众鸟高飞尽”的画面当然已经没有了，而且，本文作于四月，林

<sup>①</sup> 参见《王季重先生文集》卷七，第19a—19b页（国图总页607）。

中穿梭的禽鸟应该不少，怎样也合不到“众鸟高飞尽”来。至于山云，以留云阁的位置和山顶的高差而言，绝对看不见“孤云独往还”的场景，所以王思任引李白诗又赞美其造句之精，只是大言而已。还有，王思任在文章中自首至尾都没有提到“相看两不厌”之句，原因就是，他在进入山中以后，根本没有和敬亭山相望的机会。

文中出现的“留云阁”，不见于他书，清施闰章《敬亭山重修云齐阁、五贤祠、额珠楼记》<sup>①</sup>一文中指出“云齐阁”是官阁，即官方修建的观光设施，依明清古迹皆为继承来看，王思任所见留云阁，应该就是云齐阁的前身。又据诗文可知，云齐阁距离山顶的额珠楼数百米，这数百米不是海拔高差，是盘山道路长度，可见其位置应在山腰。据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之《敬亭山部汇考》记载：

云齐阁，在敬亭山翠云庵前，取李诗“舍脊与云齐”之句，游人每燕集于此，把酒凭栏，江城在掌。

请注意“把酒凭栏，江城在掌”这八个字，与前举马之骥所言“凭阁下眺”完全相同，这正是敬亭山的观景方向。

## 2. 敬亭山上的唯一观景方式便是向下展眺

从唐至清，所有登上敬亭山的人，都向下展眺，无一例外。先看李白的两首诗，一是《游敬亭寄崔侍御》：

……登高素秋月，下望青山郭。俯视鸳鸯群，饮啄自鸣跃。……<sup>②</sup>

二是《登敬亭山南望怀古赠窦主簿》：

---

<sup>①</sup> 参见《学余堂文集》卷 26，第 20—22 页。又按：《古今图书集成·敬亭山部汇考》有云：“按《宣城县志·山川考》：敬亭山在县城北十里，旧名昭亭，又名查山，山下有市，山上有敏应庙，庙左有义仓，庙后有拥翠亭，即太白独坐题诗处，遗碣尚存，与今之云齐阁、额珠楼相去里许，总一山也。”今拥翠亭及遗碣皆不可考。

<sup>②</sup> 参见《全唐诗》卷 173，第 1777 页。

敬亭一回首，目尽天南端。仙者五六人，常闻此游盘。溪流琴高水，石耸麻姑坛。白龙降陵阳，黄鹤呼子安。羽化骑日月，云行翼鸳鸯。下视宇宙间，四溟皆波澜。……<sup>①</sup>

青山是宣城县的别名，青山郭就是宣城县城。两首诗中都非常清楚地使用了“下望”和“下视”，这就是敬亭山上唯一的观景方向。

宋人亦然，苏为《昭亭山》诗：

昭亭载严祠，休佑穰穰布。森罗绝涧松，盘屈中阿路。凝眸盼平野，仿佛披寒雾。水远露微阳，山明照红树。数尺渔船归，几点秋鸿度。唯思圜室静，更祷余粮富。天末望白云，帝乡深所慕。<sup>②</sup>

诗中写自己登山的过程是“盘屈中阿路”，换言之，是走在山腰里，和今天的敬亭山登山道路没有两样。从“凝眸盼平野”以下，写登上山之后的观景方向，有平野、远水、微阳、红树、渔船归、秋鸿度，最后天末望白云，下界的万象都眺望了，就是没有与敬亭山相望。

郭祥正的《同蒋颖叔殿院游昭亭山广教寺》亦然，诗云：

晴光散余翳，佳辰值清和。联车不辞远，共登昭亭阿。步夷愞苍石，缘险扪修萝。迥出白云上，俯瞰飞鸟过。凌霄插危观，裂地注明河。微风解兰芷，广陂浴凫鹅。……<sup>③</sup>

从“联车不辞远”看来，郭氏并不是乘船而是乘车来到敬亭山下，然后，他登上了敬亭山顶。就在这个山顶上，他完全没有想到和敬亭山“相看两不厌”，而是“俯瞰”，从“裂地注明河”以下，写到了山下的宛溪，后面还有关于水边神庙和人事的描写，引用时删节了。

① 参见《全唐诗》卷171，第1764页。

② 参见《全宋诗》第3册，第1627页。

③ 参见（南宋）郭祥正，《青山集》卷1，第2a—b页。

事实上，所有登上敬亭山的人，都是写下瞰之景，最后，我再以清人施闰章的《敬亭山重修云齐阁、五贤祠、额珠楼记》，写山顶的“额珠楼”为例：

（自齐贤阁、五贤祠）斗折而上数百步，一楼岿然，曰额珠。故崇祯间邑令陈侯所构以坐俯江城者，山至是观止矣。<sup>①</sup>

“坐俯江城”四字，便是下眺宣州城，施闰章认为这是“山至是观止矣”，也认同下瞰是敬亭山的主要观景方向，今天的敬亭山顶上，也专设了观景台，提供游客向下俯瞰宣城市区与双溪的美景。可见古今对敬亭山的观景方向，想法是一致的。

总之，无论古今，每一个人实际登上敬亭山，都采取向下远眺的观景方式，这就是“人在敬亭山中，不能与敬亭山相望”的铁证。自来作注鉴赏者不顾现场的真实，一厢情愿地想象李白坐在敬亭山中，对根本不存在的敬亭山峰相看不厌，当然是不可能的。

## 八 结论

众鸟高飞尽，孤云独去闲。相看两不厌，只有敬亭山。

李白这首诗只有短短四句，扣除最后五字，对于物我的描写只有 15 字，因其简短，读者们很容易忽视了李白所写的实景。

本文以现地山川为证，以谢朓诗句为师，具体指出李白前往敬亭山，乃是清晨由宣城县东门口下了宛溪，经由宛溪北泛，进入句溪水。

在两三小时的船行中，大部分时间正面航向敬亭山，因而可以悠然地与此山相看。众鸟高飞尽，本是朝景，孤云独去闲，亦是朝云，由于水面

---

<sup>①</sup> 参见《施愚山先生学余文集》卷 13，第 15a—16a 页。此即（清）李确《游敬亭山记》：“至若登顶四望，则百雉如丸，千林若齐，山与云而俱齐，江接天而并远，凡我目力之所能至，无不呈奇效灵而来会此”之所见，载于《小方壶舆地丛钞》第五册，第 2711 页。

本低，可以仰看晨鸟高飞，孤云独去。连峰青霭，潭水澄净，舟中虽然岑寂，但双楫缓缓前行中，长时间、悠闲地与敬亭山相望而喜，因而写下本诗。